

# 《中外文學》長期徵稿啟事

《中外文學》創刊於民國61年6月，由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出版，為一具雙匿名審查制度之中文學術季刊，主要刊登具有批判與當代研究取徑的華文與外文文學研究、文化研究與理論研究相關之學術論文。本刊全年接受投稿，隨到隨審，不限徵稿中之專輯投稿，歡迎惠賜稿件。投稿方式與相關格式和規定，請見本刊網頁：<https://www.chungwai.org/guidelines>。本刊亦接受學術性短文與書評投稿，意者請先聯繫本刊：[chungwai@ntu.edu.tw](mailto:chungwai@ntu.edu.tw)。

本刊已收錄於國際資料庫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MLA Directory of Periodicals 及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CI-HSS)，也收錄於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人文學核心期刊 (THCI)，評為第一級期刊。

# 《中外文學》五十週年紀念短文徵稿

親愛的《中外文學》作者、讀者，與關心本刊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中外文學》自1972年6月創刊，於今2022年6月就滿五十年了。這半世紀的歲月裡，《中外》經歷了數次的轉變與重新定位，在學術上從戰後的比較文學轉向當代更為批判和思辨的路線，論述上也更關注位置性與少數性，而形式上則由早期學術與創作的綜合型月刊轉型為專業的學術研究季刊。這些滄海桑田的變化反映了半世紀以來社會政治、人文思想、學術體制、出版媒體等各方面的變動與發展。這些變化曾經或仍在引發不同聲音的支持與批評，我們的讀者群與作者群也產生相當程度上的移動。然而《中外》的半世紀發展並不只涉及人及其思想的因素，也不只涉及單一人文刊物的演變，其中也映現著真實變動的客觀歷史，包括外部歷史與人文知識史。

為了紀念《中外》標記性的五十週年，以及為這半世紀的知識史留下重要的記憶與省思，我們向本刊的作者、讀者，與關心《中外》的好朋友們發出此公開徵稿函，向各位《中外》不同時期或長或短的朋友們徵求部落格短文一篇，提供與《中外》相關的回憶、檢討、批評、期許、論述等，書寫類型從個人記敘式到學術思辨式皆可。長度數百至數千字不拘，文章題目請大家自訂。

我們沒有設立統一截稿日期，凡於今年內來稿皆可，稿件請email到本刊電子信箱：[chungwai@ntu.edu.tw](mailto:chungwai@ntu.edu.tw)，並請提供簡短個人簡介。我們約略確認過內容符合我們的徵文需求後，會將大家的紀念文章陸續刊登在本刊的部落格《觸外》(<https://www.chuwai.org/>)上。

我們也彙整了五十年來《中外》各期的封面與目錄，大家可前往本刊網站「各期內容」頁下載：

<https://www.chungwai.org/issues>

這些歷史檔案應多少具有參考以及喚起記憶的功能，希望有助於大家撰文。您也可以前往《華藝線上圖書館》網站，在《中外文學》的頁面也可以查找各期的目錄：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03030849>

我們誠摯希望大家能共襄盛舉，為《中外》五十週年撰文以留下寶貴的紀念，同時也能作為後人研究《中外》以及台灣相關人文研究時的重要參考資源。  
謹此

《中外文學》敬邀

《中外文學》徵稿啟事一

# 《殖民、冷戰、帝國或全球化重構下的南方》專輯

專輯主編：許維賢、詹閱旭

截稿日：2022年4月10日

「西方及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是人文學界長期通行的主流思考架構。儘管薩伊德(Edward Said)、史畢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巴巴(Homi K. Bhabha)等後殖民主義健將1970、80年代起嘗試把關懷投注到非西方地區，整體研究依舊隱含以西方殖民主義的全球擴張為論述參照點的取徑。西方中心主義仍是揮之不去、須不斷加以回應的魅影。然而，隨著1980年布蘭特報告(Brandt Report)的一條布蘭特軸線把全球劃分為富裕北方和貧苦南方，繼之以2004年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發表〈形塑全球南方〉(“Forging a Global South”)倡議，勾勒不同南方地區之間結盟合作的必要性，自此之後以南方為肌理的學術研究、藝術策展與各類出版刊物紛紛浮上檯面，尤其是檢討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弊病的全球南方研究(Global South studies)更是備受矚目。「全球南方」自從1996年首次被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界使用，之後便經常作為「第三世界」術語和概念的替代，以回應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第二世界」概念的瓦解，而「第三世界」研究範式也似乎失去了過去以三個不同世界來劃分國際權力秩序的論述效力。近年來，不少人紛紛改以「全球南方」作為集結點來揭示或回應不平等的國際權力關係，突顯「全球北方」主導下，全球化、帝國主義、新自由主義和離散論述對南方世界的調控或壓迫。這無疑是南方政治意識的崛起，以南北之別取代習以為常的東方vs. 西方的分野；此有助於重新擊劃全球相對位置，具有扭轉西方中心的潛力。

儘管全球南方是相對於全球北方的批判性概念，南方的界定和內涵卻總是莫衷一是。南方在哪？南方的邊界何在？誰屬於南方國家或社會？其實更重要的是，南方想像不僅是一個相對性的地理位置，更是別具顛覆性或探索式(heuristic)的文化實踐和論述生產。在殖民、冷戰、帝國或全球化不同勢力對世界政經版圖的重構之下，南方各地承受不同的殖民運作和帝國語言的衝擊，然而即便各自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學、文化和歷史生產，南方各地知識和文化精英大部分的離散或取經路徑都是一路向北，朝向全球北方的召喚而去。當然南方與北方也不盡然需要被切割成兩個各居於善惡兩端的二元世界，南方想像不時也會交

織著北方的殖民結構或帝國遺產，例如一些台灣文學文化與歷史論述對日本文化的緬懷與繼承，一些東南亞離散文學對英美現代主義和純文學的高度崇拜和仰視，或者一些新馬文學對中國民族主義作品的模仿或戲仿。與此同時，北方想像也不乏南方元素，中國文學文化裡的南方、歐美文學文化裡的南方、日本文學文化裡的南方——不同學術社群的南方早已自成研究系譜，探討議題各異，方法論大不相同。我們不妨盡量持平看待此現象。如果「西方及其他」是具有明確指涉對象的說法，「南方」作為概念本身的開放性、多孔性、歧義性反倒讓其充滿無窮詮釋魅力與思考空間，因而蘊含生機，更有利探索以南方為思考基點的價值。

為此，本專輯《殖民、冷戰、帝國或全球化重構下的南方》將「南方」莫衷一是的定義視為契機，盼望在殖民、冷戰、帝國與全球化等不同勢力錯綜交織和重構之間，開展對於「南方」一詞的論述空間。以下提供可能的討論子題，但不囿於這些範疇：

- 一、殖民主義在南方文學、電影、藝術中的歷史論述。
- 二、冷戰歷史與南方的文學文化建制。
- 三、英語或其他語言帝國主義在南方學界的知識生產。
- 四、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與南方的文化生產。
- 五、南方美學與在地的文化實踐和理論生產。
- 六、全球北方和南方的離散和反離散論述。
- 七、南方文學文化中的語言、性別或情感政治。

論文截稿期限為2022年4月10日，稿件請逕以電郵寄至《中外文學》信箱：  
chungwai@ntu.edu.tw。相關投稿規定與體例，請參考《中外文學》網站。

《中外文學》徵稿啟事二

# 《生物學與(後)人文研究：生命、醫療 和環境想像》專輯

專輯主編：馮品佳、蔡振興

截稿日：2022年7月31日

2019年12月期間武漢出現肺炎疫情，隔年二月中，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此疾病正式命名為COVID-19，標誌了全球陷入了新冠病毒的年代。截至目前為止，全球感染人數已超過2億人，而死亡人數已接近500萬人，這比1918年西班牙流感所造成的影響有過之而無不及。全球科學家、公衛專家和社會與人文學界也紛紛回應此一高度複雜的「疫題」。

在面對新時代情境時，(新物質)女性主義所提出的物質與生物學轉向於當代文學研究越顯重要。女性主義學者巴拉德(Karen Barad)、阿美德(Sara Ahmed)、戴維斯(Noela Davis)和赫德(Myra J. Hird)強調女性主義研究不應設限於(男)人、文化或語言等研究範疇；相反地，物質和生物性亦是同等重要。這些女性主義學者認為生物與社會兩者相互纏繞或共構。赫德在《社會生活的起源：科學研究之後的演化》(*The Origins of Sociable Life: Evolution after Science Studies*)指出生物學研究能讓我們更關心「小宇宙」的生命形態和演化過程，同時也增加我們對動物、植物、細菌和病毒所處的內環境(*Umwelt*)有更深一層的了解，此也相應於哈洛威(Donna Haraway)所謂「與其他[物種]邂逅」(meeting with the Other)的理念。再者，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的個體發生(ontogenesis)和胡耶(Raymond Ruyer)的胚胎發生(embryogenesis)所揭櫫的想法可說與赫德互相呼應，而且也影響了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達希(Félix Guattari)的生物分子詮釋，強調生命分子蛻變(molecular becoming)的潛勢；也就是說，西蒙東、胡耶、瓜達希和德勒茲皆強調生命形式是開放的，具形塑特質，且反對預成說(preformationism)。與此差異生命組配(assemblage)或跨物種論述相關的是，處於環境快速變遷的年代，人與非人的接觸頻繁，帶出更多不確定性，其結構耦合所引起的疾病、健康、(不)正常以及照護等議題，遂成當代關心的重點，因而醫療人文研究在此亦能貢獻重要的思考與觀點。

本專輯嘗試從新物質主義、生物學理論、醫學／療和生態論述等視角介入文學研究，重新審視生命、生物、健康、疾病(包括瘟疫、流感和新興病毒感

染)的變動與新探究如何帶出(後)人文研究於當代的省思與遞變。論文截稿期限為2022年7月31日，稿件請逕以電郵寄至《中外文學》信箱：chungwai@ntu.edu.tw。相關投稿規定與體例，請參考《中外文學》網站。

《中外文學》徵稿啟事三  
《東亞酷兒情感》專輯

專輯主編：鄭芳婷、陳佩甄

截稿日：2022年12月15日

過去二、三十年來，社會人文研究領域出現「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提出透過「情感」來觀察權力關係的批判視角，強調在單一意識形態以外分析性別、階級、種族、物質環境等交織運作的情境。情感不只是權力的產物，也成為揭露權力結構進而重組抵抗的契機。酷兒研究領域中，賽菊蔻(Eve Sedgwick)和弗蘭克(Adam Frank)將「酷兒理論」與心理學家湯姆金斯(Silvan Tomkins)的「情感理論」相銜接，持續思索酷兒主體生命狀態，並於後續發展出「酷兒情感」(queer affect)的多元研究。不同於最初酷兒理論的核心工程——著重於語言導向的、針對性／別身分的反本質主義和解構——酷兒情感更關注「情感／慾」生活，而非「身分」(identity)，企圖超越正常和反常、公眾與私密、羞恥和驕傲、壓迫和解放等二元對立的框架。例如，探討「幸福、快樂」的追求如何宰制酷兒的生命形態與未來想像；「憂鬱、倒退」的感覺如何被建構為酷兒的負面歷史，又如何進一步形成動能與歷史修復的路徑。這些研究透過文學、電影、藝術及自拍、直播、交友軟體等數位社群體驗、消費經濟，與勞動困境、醫療現代性與生命政治等議題出現跨領域和媒介的探討，不僅回應個人性身分的表現，更挑戰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或種族主義的日常經驗，質疑進步與幸福的虛假承諾。

本專輯從上述討論出發，試圖在「酷兒情感」研究由「身分政治」轉向「情感修復」的思考路徑之上，聚焦近代東亞歷史脈絡，以及相應的多元生命面向，重構富歷史與社會性的情感網絡。誠然，「東亞」與「酷兒」彼此間的參照研究依舊亟待累積，而原因正在於新舊殖民權力運作下的地緣政治分斷，阻礙東亞各社會彼此間的結盟，就如同社會內部亦有各種權力結構阻隔、分化了不同性少數群體。而情感的共享性、共時性與經驗性，或許提供了跨越國界、媒介與歷史限制的潛力，同時亦能在制度面、物質性範疇以外，補充並多元化東亞酷兒的歷史經驗與文化表現。因此，本專輯希冀從以下範疇(但不限於)，邀請各領域研究者加入對話，共同具體化東亞酷兒情感的批判路徑、概念內涵與表現方式：

一、東亞酷兒文學、音樂、電影、戲劇、影像與其他藝術文化創作中的情感。

二、殖民與冷戰在東亞留下什麼樣的情感遺緒？與酷兒何干？



- 三、東亞各地現有的酷兒情感理論與知識生產。
- 四、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下的情感與東亞酷兒文化生產。
- 五、東亞生態、(負/後)人類世論述與酷兒情感。
- 六、酷兒憂鬱、停滯、倒退與國族認同。
- 七、東亞語境下的媒介發展、科技意識與酷兒情感。
- 八、東亞戰爭與酷兒情感。

論文截稿期限為2022年12月15日，稿件請逕以電郵寄至《中外文學》信箱：[chungwai@ntu.edu.tw](mailto:chungwai@ntu.edu.tw)。相關投稿規定與體例，請參考《中外文學》網站。